

文艺报

WENYI BAO

中国作家网网址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 每周一、三、五出版
2012年3月9日 星期五 (今日八版)

1949年9月25日创刊(总第3401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93 代号 1-102

26

作家艺术家委员提案——

聚焦基层民生 关注儿童保障

□本报记者 王觅 徐健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并从多个方面对今年的有关工作进行了部署。作为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民生问题同样引起了作家艺术家委员们的高度关注,不少委员今年的提案也与此有关。

陈建功:建设“汽车公德”加大违法责罚力度

近年来,中国的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交通事故频发。陈建功委员今年的两件提案就集中在这一问题上。他认为,我国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国民“汽车公德”水准不高,另一方面在于对违法违规行为惩罚力度不足。他建议把“汽车公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并加大对交通违法的责罚力度。

陈建功认为,面对“汽车时代”的到来,面对提升国民“汽车公德”的紧迫性,面对人民维护生命安全的呼声,精神文明建设应及时作出更有时代特色、更有现实针对性和感召力的贡献。精神文明相关部门应整合道路交通六大主体——车主、行人、车企、机构、媒体、城市共同参与,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更具实效的社会公益活动。他认为,开展全民的“汽车公德”教育,需要一定的舆论氛围和宣传声势,切忌形式主义;要鼓励有关部门、企业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给尚德守法者以经济鼓励和社会荣誉,真正形成崇尚“汽车公德”的社会环境。

此外,陈建功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对交通违法的处罚力度远低于美、日、英等国。因此,他建议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法》,尽快完善并颁布《校车安全条例》,加重对违法行为的责罚。只有加大违法成本的付出,才能构成对违法行为的遏制与震慑,从而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艾克拜尔·米吉提:确保基层邮路畅通

《中国作家》杂志的一位农民作者曾谈到,由于近年来基层的邮政体系很多时候处于瘫痪状态,因此他只能请杂志社将他的稿费寄到当地的县文联,再转交到他的手中。这个情况引起了艾克拜尔·米吉提委员的忧虑。他在提案中说,基层尤其是农村邮路不畅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在农村的一些读者不能按期拿到订阅刊物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邮路畅通是缩短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是确保每个人平等分享公共资源权利的具体举措之一。他建议,邮政部门要从确保民生的政治高度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确保邮路畅通,为民生建设服务。

作为少数民族委员,艾克拜尔·米吉提还注意到这样的现象:一些民族院校专门教授少数民族语言、艺术的特殊岗位的师资,由于要求必须参加外语考试,一直以来不能晋升职称,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待遇。而同样资历的语言、艺术人才,由于在民族出版单位、艺术院团工作,已顺利晋升高级职称系列。因此,建议对这些民族院校中教授少数民族语言、艺术的特殊岗位师资免予外语考试,给予他们正常晋升职称的通道。

汤素兰: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提高养老金水平

中国目前有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缺乏父母亲的监管和关爱,生命安全、心理健康和教育教养等方面

李长春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3月7日上午参加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

代表们围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草原生态保护、推进基层文化建设等发表看法。在听取胡春华、巴特尔、贾建慧等代表发言后,李长春作了发言。他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内蒙古自治区坚持突出主题,始终贯穿主线,一手抓资源型产业巩固提升,一手抓非资源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发展,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走出

一条科学发展、富民强区之路。

李长春强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军的新号角。他希望内蒙古自治区认真贯彻全局精神,扎实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坚持面向基层、面向农牧区,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充分发掘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战略性文化产业;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大局面。

学校都建有体育场馆,除学生上课使用外,很多在课余和节假日都处于闲置状态。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向社会开放,无疑可以解决健身体育场馆缺乏的问题。当然,此举可能给学校的管理、安全等带来一些隐患,因此实施前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论证和调研。他目前已着手进行有关工作。

陈祖芬:增设“可爱指数”有助于青少年成长

现在社会上各种指数和统计指标很多,陈祖芬委员建议,可在此基础上再增设一个“可爱指数”。她认为,现在青少年的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试教育的体制机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就使家长、社会对青少年的衡量标准只剩下考试分数;独生子女从小被娇惯和溺爱,往往变得自私自利;而媒体报道的部分校园暴力事件更是令人震惊和痛心。事实上,培养和教育一个孩子,首先需要让他懂得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爱身边的人,让他了解全社会都需要养成“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风气。这个“爱”字,就是这里所说的“可爱”的含义。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可爱,从某种程度上讲比那些经济指标更为重要。只有一个人“可爱”了,一个城市和国家才会“可爱”。

杨澜、韩红:呼唤慈善立法 呼吁儿童保障

杨澜委员今年再度呼吁慈善立法。她谈到,目前我国慈善事业规模很大,却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律规范,已出台的有关法律法规主要针对慈善公益的一个或几个环节,缺乏整体规划和协调。杨澜认为,慈善事业法的立法工作存在着以下几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明确慈善事业的性质和定位;二是明确慈善组织的活动形式和法律地位,对慈善组织的认定机构、注册流程、退出机制等也要予以明确;三是规范慈善机构管理行为,对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利益冲突关系等重要环节作出严格要求。

韩红委员已是连续几年提交关注儿童保障问题的提案。从“提高孤儿月生活补助”到“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再到“改善福利院孤残儿童生活成长环境”,韩红的目光始终聚焦于儿童这个弱势群体,并以自己的力量呼吁全社会关注儿童保障问题。她还与不少委员一起在微博上介绍自己的公益活动,并就提案内容听取网友的声音。

【金砖文化】与【文化金砖】

□木弓

今年“两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委员关于建设好国家文化的思想很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所谓“国家文化”,就是那种与中国在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格局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相称的文化。中国现在被喻为“金砖国家”。从这个层面上说,国家文化也可以说是“金砖文化”。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国家文化其实是一种弱国文化。“五四”以来产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具有中国先进文化的特质,并在新中国时期注入国家文化,成为国家文化的灵魂。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国家文化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由弱转强,有了“金砖”的含量。这样的国家文化格局的调整,不仅引导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引导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调整,更是引导着我们的文化思想的调整。因此,“金砖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丰富内涵,也突出了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愿景,和过去那种弱国文化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应该学会从“金砖”层面上自信和自觉地思考国家文化的建设发展。

站到“金砖文化”的制高点上不容易,要出几块“文化金砖”更不容易。没有“文化金砖”,也就没有“金砖文化”。有了“金砖文化”意识,不等于能生产出“文化金砖”。虽然我们常常梦想着“春秋战国时代”“盛唐时代”“康乾盛世时代”在当代重现,但奉献给我们时代的文化产品总是与我们时代“不相称”。一个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文化的民族在今天还要为改变“不相称”的文化纠结着、焦虑着、痛苦着、期待着,说明一个时代的文化进步,要比一个时代的经济进步慢得多、困难得多、艰巨得多。文化发展和进步有自身规律,“文化金砖”的打造,更要尊重文化规律。

其实,打造“文化金砖”的基本规律之一就是从产生“金砖文化”的土壤中去获得思想资源,获得创造热情,获得创新的力量。这块“土壤”就是前进中的当代中国人民的创造性生活,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是“金砖文化”的坚实基础,也应该是“文化金砖”打造的坚实基础。这虽是老话新说,但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不相称”的文化格局,多出几块“文化金砖”,还是这老话靠谱。



朱寨同志逝世

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3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朱寨同志原名朱鸿勋,1923年3月出生,山东平原县人。1939年赴延安,1943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曾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宣部文艺处干事等。195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八届名誉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朱寨同志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奠基者,在上世纪50年代即以新文学的研究为主,是文学所集体撰写的《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的主要执笔者之一。他著有文学评论集《从生活出发》《朱寨文学评论集》《感悟与深思》,散文集《鹿鸣集》等,并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新潮》《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等。离休后,著有评论集《行进中的思辨》、回忆文集《记忆依然炽热》等。

“无土栽培”出不了好作品

——导演陈燕民访谈

□本报记者 颜慧

近一段时间,电视剧《经营婚姻》在多家省级卫视播出后备受关注,《感动生命》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引发热议,记者采访了两部剧的导演陈燕民。

记者:您是编剧出身,1989年任编剧的《黑楼孤魂》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任导演之后,无论是广受好评的《人虫》《人生几度秋凉》,还是近年的《守候幸福》《经营婚姻》以及最近热播的《感动生命》,您经常会亲自任编剧。从您的角度,挑选剧本最应注重什么?

陈燕民:首先看它是不是能够打动我,是不是具备可以再深入挖掘进行深度再创作的基础。比如《经营婚姻》,原作名为《婚姻漩涡》,名字即让人望而生畏,内容上也较暗,一些看过的人都认为不可。但我看中了剧本的生活基础和质感、鲜明的个性以及它经过修改后能够承载起我想表现的那些东西的可能性。按时下业内的说法,现实题材剧要具备现实性、话题性、时尚性、娱乐性,要“四性皆备”才可能拥有广大的受众。这个剧本改好了可说是“四性皆备”,至于“灰”和“暗”的问题,同样的桥段,完全可能引出完全不同不同的结果,就看导演对作品方向的把握了。说通俗点就是这箱子不错,就是里边装的东西颜色暗了点,咱把里边的东西换成鲜亮的不就成了吗。再比如《感动生命》,我认为也是“四性皆备”的作品,而且其现实性话题性尤为突出,并且这部作品中的时尚性和娱乐性可以通过精心挑选的桥段来体现,不敢说是创新,起码可以算是尝试。

记者:都说现在好剧本少,尤其现实题材的好本子更少,您怎么看?

陈燕民:我认为好的少是一种常态,正如金字塔的塔尖,问题在于创作者们是不是在向塔尖努力攀援。剧本是一剧之本,一个生活基础扎实、情节曲折动人、语言丰富生动的剧本可以占作品成功之半,但什么是好剧本?作为编剧出身的导演,我对好剧本尤其是现实题材好剧本的判定有3个标准:动作、变化、思想。动作包含人物的内部动作、外部动作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有动作才有视觉,有内部动作人物的外部动作才有依据,有互动才能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变化则由时代和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具体体现,有了变化才会使剧情跌宕起伏。思想则是重中之重,没有思想内涵,没有对现实生活生活的挖掘和提炼,没有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展现,作品就没有含金量,就不会有发人深思、引人共鸣、令人回味、激人向上的力量。我读过一些剧本,我把它们称之为“元素剧”。按照单集片子的长度比例,几分之几处应该有一次小冲突,几分之几处应该有一次大冲突,人物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有一次反复,剧情到某些地方就要向相反的方向来一次意外,人物关系要多层次,要写好人坏在何处,坏人好在何处等等。

记者:这些“元素”经常成为衡量剧本是否吸引人、是否会卖座的“标准”。

陈燕民:从剧本创作的技术手段上说,这些是为了追求片子“好看”而归纳设计出来的“元



素”,并不为过。但问题在于,片面夸大强调元素的作用时却常常忽略了生活的本真,为了实现这些元素而不得不生编硬造、生拉硬扯。这样一来,出来的剧本是一个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以这样的剧本为基础拍出的剧,观众看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种菜可以无土栽培,剧本可不能“无土栽培”,没有坚实生活基础的剧本,决不可能是好剧本。究其原因,我认为还是要先解决一个创作者的创作定位问题。创作现实题材作品,创作者要把自己置身于观众之中,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并审视自己的创作,把自己放到屏幕对面,而不能放到观众对面,更不能放到观众上面。屏幕上那些不仅深受观众喜爱,而且在业内也得获佳誉的佳作,都是与广大观众心灵相通的作品。解决了定位,就有了真实生活的基础,作品就接上了“地气”,就不会为了实现“元素”而去“无土栽培”了。那就会出好本子。

记者:您一直认为是有着浓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导演,作品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剧中透出浓浓的的人文关怀。这部《感动生命》被评论家称为“处处洋溢着人性的温暖”,从“医道”体悟“人道”。医患关系是当下社会一个热点问题,但这部剧没有揭露黑幕、“抢眼球”,着重从正面表现医院、医生、医德。谈谈您创作之初的想法。

陈燕民:我每年都有写春联的习惯,今年我给自己写的春联是:挥毫须写真善美,演艺必掬平常心。横批:百姓春秋。这是我给自己确立的创作原则。在作《经营婚姻》的导演阐述时,我跟创作团队的主创说了9个字的创作主旨:小人物,平常心,真善美。其实这9个字在拍每部现实题材剧的时候都会“老生常谈”一番,我认为这9个字是我们从事电视剧艺术创作的座右铭。写小人物,呼唤真善美,应是我们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记者:怎么理解这个价值观问题?

陈燕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前奉行的标准

都在变化,传统观念中的良知、美德与不断变化的价值观渐渐脱离并渐行渐远,人们对这些巨大变化感到不适。其实就是因为价值观变了,才引发出那么多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不知所措的变化。不同的时代、社会、民族,都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而在改革开放日新月异正大步向大国迈进的中国,确立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当是每个国人企盼的事。指望一部剧就能完成确立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为之做些事。我认为《感动生命》中主要人物的核心价值观应是约束小我,尊重生命、助人为乐。镜头摇过大千世界,真善美假恶丑俱在,镜头摇的地方都是真的,但你一旦把镜头停在了某个地方,比如说停在假恶丑上,虽然也是真的,那你就要说出为什么,因为是你有意识地把镜头停在了那里,你的镜头就已经具有了倾向性和目的性。

记者:这也可以说理解为一种揭露。

陈燕民:揭露批判假恶丑是必须的,有专门的机构和频道栏目天天在做这件事。而作为电视剧艺术创作者,我认为应该把镜头停在光明美好的地方,弘扬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道德观、生活观,弘扬真善美,那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对真善美的弘扬,本身就是对假恶丑的批判。

记者:医患题材是电视剧一个重要类型,美剧中就有一些成功作品如《急诊室的故事》《实习医生格雷》等。但医患题材又有着特殊性,专业性很强,应如何在细节上把关,体现细节真实?

陈燕民:创作《感动生命》剧本时,我们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请他们挑毛病提意见。剧中所讲的故事都是真实医案,我和合作者们对此下过大功夫。拍摄时最困难的是手术戏,手术室里,怎么穿衣服、站位都是问题,有时一场戏要准备两个小时,拍战争场面时都没这么麻烦。进了医院实拍后我们知道,一名心胸外科手术医生在不同的环境竟然要换7身不同的衣服。戏中手术的特写镜头都是在医生进行手术时在手术室实地真实拍摄的,凡是有人物的都是演员演的。《感动生命》拍的时候有个原则,就是只要沾医的每场戏都要请两个医生在旁坐镇指导。一招一式一言一语都要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完成。因为拍的是医疗题材,就得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瞎编不了,也不敢瞎编。

记者:剧中对于医患关系的表现,是不是也有您自己的亲身体验在其中?

陈燕民:是。为了让自己的体会更真实,我几乎是自找地去挨了一刀,做了个小手术。住进病房后,我准备了自己作品的光盘作礼品,把红包塞里头,俩红包,一个给手术医生,一个给麻醉师。送给医生后他说哎呀这个礼物有点特点,回头有空时我们可以看看片子什么的。我心说,行,收了!下午4点,医生查房的时候把红包还回来了,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你不能这样,这是不相信我们。我说这是病人的一个定心丸,是可以理解的。医生说,我们不这样,我们有自己的收入,你太小看我们了。他的真诚打动了我。后来我如实相告我正在写一个医疗题材的剧,所以医院的生活、医生的状态、医患之间的关系,我都特别想经历一下。他问我,这种情况你的剧本里是怎么写的?我说,剧本里写的是因为患者这种心情,医生理解了,所以王志文扮演的医生先把红包收了,然后在患者出院后他又把红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患者。那医生说,好,那就行了,我们以后也这么办吧!